

童年

记忆

● 钟正和

记忆中的野锅饭

万物新生的春夏交接时节,风是暖暖的,雨是绵绵的,举目皆是止不住的风景。然于我而言,每每看到田间此番充满阳光、蓝天、白云,亦充满春华的景象时,勾起的却是早年烧野锅饭的记忆。

野锅饭,也称“野火饭”或“野米饭”。旧时的乡下人家,生活条件普遍差,能吃饱穿暖已算不错。能到野外烧次野锅饭,不仅好玩,还能吃到喷香的豆饭,使得我对此一向兴致高昂。

提前几天,就已约好了村上伙伴。到了外出烧饭那天,扛出锅,拿出勺,来到事先物色好的,那块看不见自家烟囱的平地上,先用铁锹挖一个不深的坑,再用从各家墙角落里捡来的碎砖块,垒砌成半圆的灶膛,一头空着用来添加柴火,一个简易的土灶遂告成形。

搭灶台,属于技术活,处理不

好,甚至有烧到中途倒塌的。所以,被委以此项重任的,通常是绰号“大毛”的孩子王。待一切就绪后,把从家里扛来的铁锅架上,接着便分头行动,去找烧饭所需的材料了。

野锅饭的“野”,是和“家”相对应的,不仅灶必需搭在户外,就连烧饭的原料,譬如柴禾、食材(除了油盐米)都不能取自家中。前者不必操心,在农村满地皆是。你捡一把,我拾一把,凑到一起就不少了。至于后者,自家地里的蔬菜断不能碰,好在是农村,无需上菜场。

五月的乡间,田间地头豌豆、蚕豆已长得很饱满,背着小筐筐,在各地里采摘几把,“主角”就算到位了。说来也怪,平常最恨偷东西的大人们,那天似乎都成了隐身人。也正因为他们在这一天的慷慨配合,我们很快就集齐了所有材料。

回来后,大伙聚在一起剥豆、洗

锅、淘米,煞有介事地忙碌着,热闹非凡。但之后的生火煮饭,便颇为不易了。若是无风的大晴天还好,要是碰上刮风天,不是火苗被吹灭,就是火舌窜上来烧了眉毛。而火势不旺时,又得鼓起腮帮子吹火,弄个比化妆还好看的大花脸属于常事。然即便是这样,我们仍乐在其中。

兴许是上天不忍看到大伙失望的表情,火终究还是在一片嘈杂声中熊熊旺起来了,终于可以开启烧野锅饭过程中,最激动人心的篇章矣。

负责炊饭的多为本人邻居“排骨”。他先往锅里淋上菜油,将蚕豆豌豆炒至渐裹上油分,滋滋作响后,再倒入生米和适量的水,放点盐,盖上锅盖,大火煮。

柴火“哗哗剥剥”地燃着,火苗从镂空的灶里蹿出。不一会儿,锅盖边开始“滋滋”冒泡。紧接着,阵

阵豆饭香也渐渐飘散开来,并四溢到田野。这是一段并不漫长的等待,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倍感煎熬。

当热香越来越浓,并微微闻到一股焦香时,“排骨”先将火熄了,再继续焖个几分钟,这一锅野锅饭,终于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,掀开了面纱。

大伙儿一边好奇地向锅里张望,议论着这回豆饭的色香味,一边等着“排骨”用勺把配料跟米饭拌匀后,几只手便迫不及待地争相将碗递了前去。

如今想想,当年缺少少油的野锅饭究竟有多好吃,其实也未必。那一锅饭,有时因心急,揭盖次数多了,最后搞成了夹生饭;有时又一不留神烧糊了。不过这些都不打紧,烧野锅饭的现场注定会有笑声。那笑得田野翠,乐得太醉醇的笑声,伴着野锅饭的清香,至今仍回荡在儿时的天空,每每思及,兀自心生悸动。

人生

写真

● 麦琪

我没有准备好

“妈妈,我真的还没准备好!”当女儿第十二次重复这句话时,我正在厨房处理晚餐后的厨余垃圾,厨房的灯光在玻璃窗上晕染出毛茸茸的光圈,稚嫩的尾音在“备”字上打了个颤,像未系牢的氢气球儿。

我抬头看她,她正一本正经地倚靠在房门上,攥着铅笔在演讲稿纸上戳出一个个小洞,仿佛这样就能钻进去躲开明天的比赛。

“你看过鸭子游泳吗?”我擦净手上的水渍,轻轻抚平压在冰箱贴下的稿纸(第三段还有铅笔画的哭泣表情),“水面上看着悠闲自在,水底下两只脚蹼扑腾得跟电动小马达似的。”女儿眨眨眼:“你是说,准备都在水下?”“我是说,真正的准备不是把每个动作都排练好。”我指了指她的脑袋,“而是让这里保持随时能应对意外的状态。”

小时候写周记,没话说,总是套用一句不知为何物的“光阴如箭、日月如梭”。怎么“如箭”,何以“如梭”,其实并不太懂,长大了才知道光阴和日月就是在一次次“我没有准备好”中飞逝,日历撕页的焦虑在此时此刻具象化了。

是的,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总有一座完美的大山,我们总在为想象中的“完美”做着各种各样的“准备”,我们本就赤手空拳地降生于世,所有的事先排练,不过是给存在裹上糖衣,我们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完美,注定要在未完成的状态中启程。“我没有准备好”,就像一种愤怒、不甘放任、热烈而又持久的执念,每时每刻都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余音袅袅。

茶碗缺口处的金缮工艺,将破碎化为更深刻的美学符号,让我想起了女儿书桌上那只残缺的陶罐。去年陶艺课,她因罐口未

百姓

故事

● 朱辉

最好的礼物

爷爷是半文盲,解放前在上海一家印染厂当工头。由于独自掌握厂里的调色核心技术,一直拿着全厂最高薪。虽然生活还算富裕,但爷爷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不满意。于是勒紧裤腰带,将父亲送进一所“贵族”初中,希望他将来能实现阶层跨越。

然而父亲并不喜欢读书,我印象中,他这辈子也没买过一本他自己看的书。眼看白花花的学费打了水漂,爷爷也没多心疼,平日里经常带着父亲去玉茗楼书场听评弹。这家书场就在家附近,1987年放暑假回上海,我还专门去参观过,感觉平平常常。后来有了互联网,才查到玉茗楼书场出身不凡,它创办于清同治五年(1866),是上海开设时间最长的书场。

父亲后来并没有上大学,爷爷所在印染厂改制成国营以后,准备内迁到武汉。爷爷办了退休没有去“支内”,父亲顶职进厂当了工人,这一当就是40多年。父亲常感觉怀才不遇,爷爷倒没有对阶层跨越计划失败耿耿于怀。

父亲性格孤僻,一辈子没有交下一个朋友,和母亲也常常话不投机。按说晚年生活会十分寂寞,然而并没有。退休后父亲多次去过上海、苏杭,带回不少VCD、DVD碟片,全是评弹名家的唱段。靠着这些碟片,父亲的退休生活有滋有味,从未感到空虚。

与父亲相似,岳父这辈子也没有一个朋友。由于岳母早逝,退休后的岳父四处相亲,先后谈过十多个,没有一个合得来。随

能修成完美的圆弧而哭泣,却在次年春天发现裂缝里悄悄钻出了淡紫色的桔梗花。生命中的“没有准备好”何尝不是命运的金漆,在裂缝处勾勒出独一无二的纹路。

幼年学画,老师故意打翻我的砚台,任墨迹在宣纸上肆意漫漶。那些意料之外的笔墨,最终教会我比工笔技法更重要的东西。生命的璀璨或许正在于这些美丽的错位,就像琥珀中的气泡永远悬浮在千万年前的松脂里。女儿此刻的焦虑,何尝不是在经历属于自己的“墨色觉醒”?

我们总在追赶自己,准备好的姿势像件过于合身的盔甲。我们似乎永远在准备的此岸与行动的彼岸之间泅渡,却不知摆渡的过程本身就是神谕,因为人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人生。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亚伯拉罕带着恐惧与战栗走向摩利亚山,每一步都踏碎所有准备好的答案,或许真正的信仰,正是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仍然选择纵身一跃。

当蒲公英的最后一粒种子飘向远方,光秃的茎秆才显露出轻盈的真相,原来所谓的准备,是轻轻放下。

比赛当天清晨,女儿将一颗贝壳塞进书包。礼堂的灯光下,她的演讲依然不流利,却在讲到外星人用银河煮泡面时,让全场笑出了眼泪。那些被反复删改的“正确段落”终究被遗忘,而那些即兴蹦发的奇思妙言,反而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星贝,让人们在记忆里始终闪烁微光。正如加缪在《西西弗神话》中写道:“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”,推石上山的永恒徒劳中,恰恰蕴含着生命实践的真谛。是的,演讲比赛的意义永远不在于完美表现,而在于表达自我的勇气和参与比赛过程本身。

人在

他乡

● 孙文雅

归途漫漫寻亲记

偶然的一个瞬间,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当地报刊和朋友圈大量地发布着关于德清徐、胡、谈、蔡四大望族的文章。也就是这么一个闪念,如同投入湖水的石子,激起了我的好奇。

想着其他家族都有家谱,我也问自己老爸是否有孙氏家谱。老爸说在没有搬迁之前是有的,一时引起了我要寻亲的执念。我开始奋力地回忆小时候爷爷常跟我提起他的家乡——绍兴,是一座氤氲在江南水乡的韵味城市,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宛如明珠散发独特的气息,而我的寻亲之路,便在这一片土地展开,就如同冥冥中有所指引,怀着一颗渴望的心,在这寻找族谱的旅程中探寻与自己血脉相连的脉络,充满了未知与期待。

自从爷爷去世后,我对小时候爷爷讲过的内容日渐模糊,首先我开始从大姐、老爸口中拼凑出了自

己的祖籍地的具体村落,便开始打听,凭借着我模糊的记忆是没有方向的。随后我沿着线索,开始在網上搜索,查询了“孙氏”的起源、分布的城市、孙氏族谱等内容,我仔细地搜索,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,竟然在网站搜索孙氏族谱时找到了孙法中老师的联系方式。在孙法中老师的帮助下,线索一步步地越来越详细,孙老师通过“我祖辈原居住地杭州”这条线索,在族谱中找到了和我们距离较近的从绍兴迁移过来的孙氏族人。也结合了部分老亲描述的回忆,杭州还有几位和爷爷年纪相仿的老亲,我爷爷的辈分比较大,是他们的叔叔辈。

随着线索越来越多,我开始翻山越岭徒步来到杭州寻找老亲,打听着家族的线索。我来到了一家宅院前,据说那里住着与我有家族渊源的人。大门紧闭,见一位老者在门前晒太阳,我便上前轻轻地叩

门,一位老者缓步出现在门口。她带着疑惑的眼神望着我,我赶紧表明自己的来意。便咨询老者关于我们孙家祖辈在这里定居的事情,她用带着绍兴口音的话语回应我,绍兴的方言我也不太听得懂,也听不清楚。但是感觉她也记不清楚了,只知道是从绍兴来的。虽然一开始收获寥寥,但把线索中的每一句话似记忆的碎片般拼凑在一起,让我对家族有了稍微具体的方向和想象。

走过山间的小路,我的心情如同那漂浮在水面的雾气,偶遇竹林洒下的阳光,山路蜿蜒曲折,每一步如同记忆的迷宫,似我在这迷宫里探寻着亲人们的踪迹,心存希望继续前行,寻找着每一个可能与家族有关的线索。我怀着既忐忑又期待的心,继续我的寻亲之旅,我再次叨扰孙法中老师和孙良老师,正好遇上孙孙氏第十次修谱,两

位孙老师不厌其烦地为我查孙氏族谱,每一次的探寻,每一次的询问,也花了不少心思,最后大致地给我确定了寻找的方向。顺着新线索,我很是欣喜,找到了祖地孙岙村,寻到了根,包括我的近亲,期待回祖地见亲人。

至今,我还没有去过祖籍地孙岙村,据相关报道孙岙村在宋朝就有了,相传千余年,孙岙出过无数才子,生生不息。同时孙岙村也是具有丰富红色历史的古村落,保留了许多革命时期的遗迹和故事。想着什么时候抽空可以去看看,去看看老家的山、老家的水、老家的祠堂和老家的近亲。孙法中老师热心地和我谈:“若你下次来,我可以联系你的近亲。”非常感谢两位孙老师的帮助,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源,我的寻亲之旅才得以画上圆满的句号,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家族的力量和温暖。

乡土

文脉

● 一唯

陌上柔桑养人家

因为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上就有“桑”,所以我们断定华夏文明中,桑树是古老又坚定的力量,养育着先民也滋润着后世。翻一翻《诗经》,“桑之未落,其叶沃若”是以桑树比喻年轻貌美之女子,“女执懿筐,遵彼微行,爰求柔桑”是一幅女子提篮采桑的劳动画,“十亩之间兮,桑者闲闲兮”是古代农人的怡然自得与热爱生活。

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,这里有世界农业文化遗产“桑基鱼塘”,丝织业无论是手工时代还是机器工业时代,都离不开桑树,因为那是蚕的粮食,没有它就压根没有那些柔软的绫罗绸缎、锦衣华服。豪放又细腻的辛弃疾写下“陌上柔桑破嫩芽,东邻蚕种已生些”的句子时,太湖南岸的桑林也是绿意盎然,蚕月条桑的日子,至今在德清周边的农村延续。

大人们养蚕的辛劳,孩子们采

桑葚的欢乐纸上多见,回忆不倦。但是有多少人还记得那黄褐中带老绿的桑树皮,曾经也是我们生活里一碗馄饨、几颗糖的来由。

老屋的前屋一年四季不闲,养蚕时要落地,蚕就睡在铺满桑枝和蚕沙的地上,吃了睡,睡了吃,直到变成稻草山上一个个雪白的茧子。三季蚕之外,前屋是放双轮车、蚕匾、锄头这些农资物件的,空的地方时常要摆摊干活。田里施完肥剥桑皮怎么样?桑枝都是爷爷和爸爸一早赶着露水去剪回来的,趁新鲜必须尽早剥掉皮子,一旦水分没了,想剥还得洒水,费时费力。前屋中间有两个大木柱子,爷爷斜着结结实实绑上一把锄头,柱子和锄头柄形成一个夹角,桑条放进这个夹角用力一拉,桑皮就开了口子或裂了纹路。爷爷一根一根拉,我和奶奶一根一根剥,拉过的桑条皮子松了,手顺着桑枝大切

口边缘可以一整条扯下来。树枝有大小头,剪下来那个口子是大圈口,到顶端越来越细,倒着剥就费劲了,我要是想磨洋工,那就拿着尖细那头捣鼓半天,假装很认真。奶奶一眼看穿,叫我去看看灶头里的火熄了没,锅里煮着黄豆,火小了就添柴。

剥半天桑皮,手上全是桑树汁液氧化后的乌黑,洗不掉,指甲都是黑的,但是想到能换钱就不在意。桑皮剥好得放在晒场上晒干,定期会有贩子来收。贩子精明得很,一点点潮就拒收,所以捆扎好的桑皮看着挺多,其实卖不了多少钱。爸爸回忆他小时候桑皮是一分多钱一斤,卖了桑皮去吃碗面那简直是过年了。到我们小时候,一斤桑皮也就几毛钱,收了钱奶奶给我买个棒棒糖、梅花糕,我也很幸福。话说叫现在孩子怎么理解一毛钱或者一分钱?没这个价格的东西。

桑树全身都是宝,李时珍在